

GOLDEN

GOLDEN

黄金会合点

(美)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 著

张 雁 崔成滨 译

GOLDEN



工人出版社



黄金会合点

(美)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 著

张雁 崔成滨 译

041528



女子学院 0061989

黄金会合点

(美)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 著

张 雁 崔成滨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字数:189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560册

ISBN 7-5008-0040-1/I·13 定价:1.95元

目 录

第一章	星期二中午——下午五点·····	1
第二章	星期二晚上八点——九点半·····	22
第三章	星期二晚上九点三十分——十点十五分·····	43
第四章	星期二晚上十点十五分——星期三上午 八点四十五分·····	67
第五章	星期三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下午三 点三十分·····	87
第六章	星期三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八点十 五分·····	116
第七章	星期三下午八点三十分——星期四上 午十点三十分·····	138
第八章	星期四下午四点——晚上十点·····	164
第九章	星期四晚上十点——午夜·····	188
第十章	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凌晨一点·····	213
第十一章	星期六凌晨一点——两点十五分·····	251
第十二章	星期六早晨六点——七点·····	273

第一章

星期二中午——下午五点

我浑身难受，那件衬衫已不能称其为衬衫，简直是些浸透了粘糊糊汗水的破布片，两只脚被炎热的钢甲板烫得生疼，白色大沿帽的皮带愈勒愈紧，好像迟早要把我的头皮剥掉，而眼睛被那些金属、水面和港口白色建筑物的反光刺得酸痛，喉咙也干渴得阵阵疼痛。总之，我特别不愉快。

我不愉快，船员们不愉快，旅客们不愉快，连布伦船长也不愉快。而船长的不愉快最终只能加重我的不愉快。每逢船长遇到麻烦，总是拿他的大副撒气。而我恰巧就是他的大副。

我俯身在栏杆上，看着吊车正拉紧铰链从码头上吊起一个特大的木箱，铁丝和木头相互磨擦，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这时，一只手碰了我一下。又是布伦船长，我阴郁地想道。可马上意识到那一定是拜尔斯弗特小姐。因为尽管船长有许多怪癖，擦查涅尔五号香水却不在其中。

果然是她，不但擦了“查涅尔”，还穿着件白丝绸的连衣裙，脸上挂着那种半玩笑半嘲弄人的表情。这微笑弄得多数军官神魂颠倒，而对我，只能激起我的怒气。我承认自己有不少弱点，但同样承认唯有厌烦那些身材修长、神

态冷漠、矫揉造作、老于世故和略带恶意幽默感的年轻女子这一点，算不上是我的弱点。

“大副先生，午安。”她声音甜蜜，轻柔如同音乐，几乎没流露出一一点跟我这样一个下等人谈话的优越感或屈尊感。“我们一直在纳闷你上哪儿去了，你通常总是和我们一起喝饭前酒的。”

“是呀，拜尔斯弗特小姐，我很抱歉。”她的话一点儿不错，可她哪知道，我和旅客一起喝饭前酒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公司那些长期有效的规定认为，款待旅客和驾船航行同样是高级船员的职责，加之船长厌恶几乎所有的旅客，便把大部分款待工作委派给我。我点点头，冲着悬吊在五号货舱舱口上方和堆放在码头上的木箱说：“恐怕我的工作至少得用四、五个小时，今天连午饭都吃不上，哪儿还谈得上喝饭前酒。”

“叫我苏珊吧。”她好像只听到我说的头几句话，“我要求过你多少次啦？”

在抵达纽约之前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之后也就没这种必要了。心里这样想着，我不由笑着大声说：“别难为我啦。规章要求我们对旅客要礼貌，要体谅，要尊重。”

“真拿你没办法。”她放声笑了。我就象一粒扔到水里泛不起一丝波纹的小石子，不能使她产生任何自信的微笑，“连午饭都吃不上，真够可怜的。我觉得我来的时候，你好像不太高兴。”她朝吊车手瞥了一眼，又看看把那个木箱放在船舱里的水手们，“你手下的人对眼前的处境似乎也不太满意，个个都愁眉不展的。”

我扫视他们一眼。他们的确愁眉不展。“他们倒是马上

换班吃饭，不过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下面货舱里干活的足有一百一十人，要知道白人水手在热带地区下午不干活可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况且，他们准还在暗暗盘算自己遭受的损失。你别忘了现在离和牙买加海关发生的那场冲突还不到七十二小时。”

我觉着“冲突”这词儿用得不错，或许只有它能贴切地描述海关一举没收大约四十名船员的两万五千多支香烟和二百多瓶烈性酒的事件，这些东西本该在进入牙买加水域之前放在船上的关栈上。至于为什么没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船上的第一条禁令就是不准船员在卧舱里存放烈性酒。说到香烟，不过出于船员们的习惯罢了，那就是把酒和烟偷运上岸，以可观的利润卖给牙买加人。牙买加人是宁愿从他们手里买酒和烟，也不愿用奢侈的高价买免税肯塔基威士忌和美国香烟的。谁能想到在西印度群岛航线上会受到五年来第一次彻底而无情的搜查呢？这次搜查像横扫全船的强风，凡它碰上的东西无一幸免。那可是倒霉的一天。

今天也是倒霉的一天。就在拜尔斯弗特小姐安慰性地拍着我臂膀，轻声说着与那双眨动的眼睛毫不协调的表示同情的告别话时，我一眼看见布伦船长站在通往去甲板的舷梯顶阶上，用“金刚怒目”形容他的面部表情或许再恰当不过了。他走下舷梯，经过拜尔斯弗特小姐身边，只这一瞬间，才努力咧开嘴做出副微笑的样子，随即又恢复成金刚怒目的表情。对于一个从上到下穿着耀眼的白制服的人来说，能像滚滚而来的乌云一样迅猛变换表情，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可布伦船长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身材高

大，足有六英尺两英寸，体格健壮，头发和眉毛黄中带红，脸膛光滑红润，再强的阳光也晒不黑；眼睛湛蓝明澈，再多的威士忌也模糊不了。他冷漠地看着码头和货舱，然后转向我。

“喂，先生，”他慢声慢气地说，“情况怎么样？拜尔斯弗特小姐在帮你忙吧，嗯？”他心绪不好时称呼我为“先生”，心情一般时叫我“大副”，心情舒畅时（说公道话，他大部分时间这样）就叫我“约翰尼我的孩子”。今天他用的是“先生”。我根本不理睬他话里隐含的对浪费时间的指责，第二天他准会态度生硬地表示歉意。过去一向如此。我也采用相应的方式。

“不算太坏，先生。只是码头上慢了点。”我朝码头上那群人点了下头，他们正用吊链系一个足有十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大木箱，“我想，卡拉西沃港的码头工人不太习惯对付这么重的起重机。”

他仔细看了一眼。

“他们连他妈的手推车也对付不了。”他忍不住厉声说道，“这里六小时前能完成吗，先生？”六点是满潮后的一小时，我们必须在那时通过海港入口的沙洲，否则就要再等十个小时。

“我想可以完成，先生。”为解除他的烦恼，也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我问道，“那些木箱里装的是什么？小汽车？”

“小汽车？你疯啦？”他冷漠地扫了一眼岸上，白灰粉刷就的房屋杂乱无章地排列着，背后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长满深绿色的树木，“这帮人连出口的兔箱都造不出

来。提货单上写的是机器：发电机、冷冻机、空调机和精研机。运往纽约。”

“你的意思是说，”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元帅先是全部没收了美国制糖厂，再拆了厂里的机器卖给美国人？竟然搞这么无耻的盗窃！”

“如果是个人侵吞少量他人财产叫盗窃，”布伦船长忧郁地说，“可是政府没收大量的别人财产就叫经济学。”

“大元帅和他的政府一定极需要钱啦？”

“你说呢？”布伦咆哮地说，“谁也不知道在星期二的反饥饿暴乱中，首都和其他城市死了多少人。牙买加当局估计足有好几百。从他们赶走大部分外国人，查封或没收几乎所有外国企业以后，不可能赚到国外的一个便士。政府的国库像鼓一样空。大元帅当然极需要钱。”

他转过身去，站在那里眺望海港，扳开两只大手扶住船栏杆，背挺得笔直。我看出了征兆——我和他一起航海三年，不可能看不出来——他这是有话要说，有气要撒，而最好的排泄口莫过于屡经考验的、靠得住的排气阀门了，这个阀门就是我卡特大副。出于自尊，这个时候他从不自己提出那些烦心事，幸而猜测它们也无需什么手腕，于是我就迎合他的心理了。

我很随便地问了一句：“发往伦敦的电报有回音了吗，先生？”

“十分钟前刚接到回音。”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好像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那脸庞上不太明显的紫色，恰恰说明他对此事耿耿于怀。果真，当他继续说下去时，一点漫不经心的影子都没有了：“他们压制我，先生，他们就

是这么干的，压制我。公司压制我，运输部也压制我。一齐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忘掉这件事，说我的抗议不妥当，警告我考虑不与当局合作的后果，甭管是他妈的哪个当局。警告我！我的公司竟警告到我头上来啦！我在蓝邨海运公司服务了三十五年，可如今——如今……”他攥紧双拳，半晌语塞。

“这么说，有人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低声说。

“是啊，先生，是啊。”他目光冷峻，张开两只大手又用力攥成拳头，攥得骨节都失去了血色。布伦不仅是个船长，也是蓝邨船队的队长。有他在场，公司董事们走路也要放轻脚步，起码不会像对待办公室佣人那样对待他。他继续轻声说道，“我要是逮住斯林斯毕·卡罗林博士，非把那家伙的脖子扭断不可。”

布伦船长一直想亲手逮住这个名字古怪的该死的家伙。数以万计追踪他的警察、军人和政府保安人员想抓住他，几百万普通老百姓也想抓到他，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最好的理由就是为提供捕获线索者设立的五万美金奖赏。至于布伦船长和康派利号的全体船员想抓住他，则是出于更多一层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所遇全部麻烦的制造者。

斯林斯毕·卡罗林博士在南卡罗来纳州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前，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城以南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武器研究部门里工作。这个研究部门研制在局部战术核战争中由战斗机携带或机动火箭发射架发射的小型裂变武器。这事在上周才披露于世。在核武器的发展进程中，比起美苏已研制出的五百万吨级的庞然大物来，这种小型裂变武器的确微不足道，爆炸力只有它们的千分之一，几乎不能破坏

超过一平方英里的领土。尽管如此，它具有五千吨梯恩梯的爆炸力，毕竟不是一件玩具。

有一天——确切点说是一天晚上——斯林斯毕·卡罗林博士失踪了。因为他是研究部门的主任，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更严重的是他带走了这种武器的生产原型。显然工厂两名值夜人员惊动了他，他开枪打死了他们，用的可能是无声手枪，因为没有人听到枪声，也没有人怀疑工厂里出了差错。夜间十点左右，他开着自己的蓝色雪佛莱旅行车出了工厂大门。门卫认出了他和他的车，知道他习惯于工作到很晚，便挥手放行，看也没再看一眼。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卡罗林博士和那个莫名其妙地取名为“特维斯特”的武器。至于那辆蓝色雪佛莱汽车，虽说警方某些人工作出色，在报警后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它，可当时，它已经被遗弃在萨瓦那港口长达九个小时了。

倒霉的是，康派利号船正是在犯罪案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驶入萨瓦那港的。

研究部门两名警卫被害事件暴露后的一小时里，美国东南部州与州之间的交通、国际航线、海运交通全部中断。从早晨七点钟，所有飞机停止起飞接受严格检查。警方拦截检查了通过州界的每一辆卡车。大于小划艇的一切船只禁止出航。一般说来，这对当局是件不幸的事，但对我们则是件糟糕透了的事，因为康派利号船就是那天早晨六点钟离开萨瓦那港的，自然成为最受怀疑的犯人逃跑工具。

上午八点三十分，布伦船长第一次收到立即返回萨瓦那港的无线电呼叫，船长直截询问返航原因，对方只回答说事情十万火急，必须立即返航。船长要求提供令人信服的理

由，否则绝不返航。对方拒绝提供任何理由，布伦船长拒绝返航，双方陷入僵局。后来，只好由州当局将事件真相告知布伦船长。

布伦船长要求知道更多的事实，包括失踪的科学家和武器的特征，他会亲自迅速查清人和武器是否都在船上。很可能，当局以绝密情报必须保密为由进行了交涉，经过十五分钟的拖延，才很不情愿地将人和武器的特征告诉了船长。

人和武器的特征存在着奇妙的相似之处。“特维斯特”的长度和卡罗林博士的身高都是七十五英寸。“特维斯特”很细，直径仅十一英寸，卡罗林博士也很瘦小。博士的体重一百八十磅，武器重二百七十五磅。“特维斯特”外面套了一个经阳极化处理的有光泽的铝罩，卡罗林博士则穿一套灰色华达呢西装。“特维斯特”的头部罩了一个灰色防护罩，博士头上戴着黑色假发，脑顶露出一撮白发。

船长接受的命令是认出并拘押博士，同时验明“特维斯特”，但不要轻易触碰。武器必须绝对放稳，保证安全。一般说，迄今只有两名专家了解这种武器，其中不论谁至少得用十分钟才能打开保险装置，但谁也无法猜测出搬运中的震动会对其精密的机械部分产生什么影响。

三小时后，布伦船长满有把握地说，船上既没有失踪的科学家，也没有那件武器。这次搜查之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从锚链舱到驾驶室之间的每平方英尺面积都一遍遍查了又查。布伦船长用无线电话向联邦当局报告了搜索结果后，就将此事置之脑后了。

到了金斯敦，灾祸临头了。船刚一抵港，港务人员就来到船上，要求允许停泊在旁边的一艘美国驱逐舰的搜查组搜查康派利号。当时，这个搜查组的大约四十人正在驱逐舰甲板上列队待命。

可四小时以后，搜查组依然呆在原地没动。主要是因为布伦船长说了几句简单却又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这几句话在金斯敦阳光灿烂的水面上清清楚楚地传到老远老远。他告诉港务人员，如果美国海军光天化日之下要在别国港口登上英国商船，那就不妨试试。他还补充说，他们还不妨试试看，在搜查过程中，除了要付出伤亡和流血的代价，还将被指控“采用海盗式的袭击导致战争行动”，受到海洋法国际法庭的严厉惩处。最后，布伦船长强调指出，海洋法国际法庭并不设在华盛顿特区，而是在荷兰的海牙。

显然，港务人员被震慑住了，他们退下来同美国人商议。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华盛顿和伦敦互通了密码电报。布伦船长始终持强硬态度。我们的旅客，百分之九十是美国人，给予船长热情支持。公司和运输部却施加压力，分别打来电报，要求布伦船长同美国海军合作。布伦船长把电报扯得粉碎。他利用当地无线电技师主动提出检修船上无线电设备为天赐的良机，让服务员撤离岗位，並要舷梯的航信士官不再接受电报。

双方这样僵持了整整三十个小时。真可谓祸不单行，就在我们抵达萨瓦那港口的第二天上午，住在“A”甲板前部的哈里森一家和他的亲戚柯蒂斯一家收到令人震惊的电报，说他们家里有人在一起悲惨的撞车事故中身亡。一片阴郁情绪笼罩在康派利号船上空。

傍晚时分，美国驱逐舰舰长瓦尔西打破了僵局。这是个圆滑而谦恭的指挥官。经允许，他登上康派利号船，很不体面地被请进布伦船长工作舱。他接过一杯酒，满怀歉意而又彬彬有礼地提出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

他提出，如果搜查不由美国海军而由海关官员按履行职责的正常程序进行是否可行，美国人只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布伦船长先是蛮横地哼哈了一阵，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不仅保全了船长的面子，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维护了荣誉。反正康派利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不允许搜查，金斯敦当局就不会给做免疫检查，那么六百吨食品和机械就不能卸船。再说，港务官员还能制造出更多麻烦而拒绝发给“免疫证明”。

看样子，牙买加海关几乎倾巢出动。搜查从晚上九点持续到凌晨两点。布伦船长像座冒着硫烟就要爆发的火山那样怒火满腔。旅客也很恼怒，一是为了那种侮辱性的过细搜查，再是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被允许上床睡觉。最为气愤的莫过于船员了，因为在这一次搜查中，一贯宽容的海关人员不得不对查出来的成百瓶烈性酒和上万支香烟注册登记。

他们没发现别的东西，于是主动提出道歉，但遭到了白眼。做过病疫检查后，康派利号开始卸货，那天深夜，我们才离开金斯敦。至此为止，整整一天的航行中，布伦船长一直郁郁沉思这件事。他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伦敦的公司，另一封给运输部，谈到他——布伦船长——对他们的评价。现在，似乎该轮到他们谈对布伦船长的看法了。我当然能理解他对已远走高飞的斯林斯毕·卡罗林博士的感情。

一声尖厉的喊叫声蓦地把思绪带回眼前事情上来。吊着大木箱的一根铰链在四号货舱舱口上方突然松开，木箱失去平衡，一端猛然下跌成六十度角，下坠力带动得大吊车摇晃不止。幸亏负责导向的两名船员机敏地拉紧了系在木箱角上的导向绳索，才得以防止倾斜角度过大的木箱滑出另一条铰链砸在货舱的地板上。尽管如此，情况仍然危险万分。

木箱朝船的另一侧摆过去，那两名船员拼命地拉着导向绳索。我瞥了一眼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个个面带惊呆表情：在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新民主国家里，大约只用枪决来惩罚失职者，此外，无论什么原因也解释不了这种真正恐惧的表情。木箱又朝反方向摆到货舱上方。我冲木箱下面的水手吼叫，让他们跑开，同时发出紧急降下木箱的信号。幸运的是，吊车手头脑敏捷，经验丰富，当木箱回摆到与地面垂直的一瞬间，他以一、两倍快的速度降下木箱，在木箱最低点即将接触地面的刹那之间煞住了吊车。又过了一会儿，整个木箱就平放在舱底了。

布伦船长从制服口袋里伸出手帕，摘下镶金边的大沿帽，慢慢擦了擦黄中带红的头发和汗水浸湿的眉毛。显然，他在思考什么。

“事情，”他终于说道，“就落得这么个该死的结局。船长挨了骂。船员恼火得要命。旅客怒不可遏。时间耽搁了两天。美国人先是把船搜个底朝天，像搜一艘走私船。这会儿可能正在搬运走私品。可咱们这儿呢？最后上船的那帮旅客连个影子也不见。六点前得通过港口的沙洲。这帮疯子简直是想方设法要和我们别扭到底。一个人所

能容忍的不过如此了吧，大副。”他戴上帽子，“莎士比亚曾就类似这种情况说过什么来着，大副？”

“是‘无穷的麻烦’吗，先生？”

“不，不是这么说的，不过这句话倒也恰当。”他叹了口气，“叫二副接替你。告诉三副检查补给品。让四副——不，别找那个傻瓜——让水手长接管码头上的事，不管怎么样，他的西班牙语讲得跟当地人一样。别管谁说什么，这批货装完就不装了。然后，咱俩去吃午饭，大副。”

“我告诉拜尔斯弗特小姐我不——”

“如果你认为，”布伦船长粗暴地打断我，“我要从饭前小吃到餐后咖啡，一直去听那帮摇晃着钱袋的家伙不停地诉苦，那你一定是疯了。咱俩的午饭在我的工作舱吃。”

我们在船长工作舱用的午饭。这是康派利号的一顿普通饭，是吃腻了美味佳肴的人梦寐以求的一顿饭。布伦船长第一次合乎情理地打破任何军官（包括他自己）午饭期间不准喝酒的规定。午饭即将结束时，布伦船长的感情平静下来，竟然叫了我“约翰尼我的孩子”。虽说只有一次，但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了。最后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装有空调设备的船长工作舱，来到炽热的舱外接替二副。

我走近四号货舱，二副朝我咧嘴笑笑。汤米·威尔逊总爱笑。他是威尔士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体格结实，面带感人的笑容，不论处境如何恶劣，他总是热情洋溢。

“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你自己瞧嘛。”他得意地朝码头挥挥手。那里的木箱比我刚才离开时减少了足有三分之一，“速度取决于人

的工作效率。有威尔逊当班，从不会让任何人——”

“别喧宾夺主。水手长叫麦克唐纳，而不是威尔逊。”我说。

“那倒是。”他放声笑了，朝水手长看了一眼，赞赏地点点头。水手长是赫布里底岛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能力极强，这会儿正对一位满面胡须的搬运工人训话，“但愿我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何必费事翻译，”我冷淡地说，“我接替你的工作。船长让你上岸。”

“上岸？”他面露高兴神情。在短短两年当中，二副‘上岸’的功绩象传奇故事似的传播开来。“我可不愿让人说我玩忽职守，我得用二十分钟冲个澡、刮刮脸、上趟厕所——”

“代理人办公室在船坞大门那边，”我打断他，“就这么去吧。查问一下那批旅客出了什么事，船长很不放心。如果他们五点前还不上船，就不再等他们了。”

威尔逊去了。太阳开始西斜，可天气依然炎热不堪。多亏麦克唐纳精明强干，又能自如地讲西班牙语，码头上堆的货物在稳步而迅速地减少。威尔逊回来说那帮旅客毫无消息。代理人也焦虑不安。他们都是重要人物，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加马菲格斯省最显要人物。代理人说已派出一辆吉普顺沿海公路迎接他们。他还说，这辆车有时会出现弹簧板脱落或减震器损坏的情况。威尔逊曾天真地询问，是否由于革命政府无力支付垫平公路上坑沟的费用，代理人立刻忿慨地诉说都是缺德的美国人用劣等金属制造汽车的过错。威尔逊离开那里留下的唯一印象